

底下一段講二藏。二藏，「《智度論》」，也叫《大智度論》，裡面說：「雖俱求一解脫門，而有自利利人之異，故有大小眾差別，為是二種人，故佛口所說，以文字語言分為二種，即聲聞藏與菩薩藏也，聖教雖眾，不出此二」。這是大分，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講經說法，大分是兩部分，就是一個是小乘，一個是大乘，小乘是聲聞藏，好比是小學，大乘是菩薩藏，好比是大學。古時候好像沒有聽說中學的，我們中國也是如此，中國的大學稱太學，小學、太學。大概十二歲之前都是學小學，奠定基礎。這個裡頭，因為人的童年記憶力最強，妄念少，接觸外面社會不多，保持著天真，記憶力最好，把一生應該記的東西在這個階段全部背過，都背得很熟。所以進太學讀書的時候，通常很少用經本，為什麼？老師是背過的，學生是背過的，提到哪一部書，大家都知道，你要不知道你就不能進去聽講，只有你背過的、背得很熟，你進去才真正學到東西。所以他讀書是快樂，讀書真歡喜，學生可以提出問題向老師請教，跟同學們討論。該背誦的全在十二歲之前都背完畢了，以後求學，所以老師教學，他不帶書本，沒有參考書。帶著什麼？帶著酒肉，學生挑著擔子，老師帶學生去旅行、去玩。那個玩全是教學，因為講到歷史故事，就到那個地方讓你去看，現場去看，過去發生過些什麼事情，給你印象深刻。去旅行，旅行幾個月回來，這課程教完了，所以讀書是真樂，哪像現在讀書讀得好可憐，讀得好辛苦。底下有個括弧，「緣覺攝歸聲聞，故止二藏」。

「《淨影疏》云，龍樹云」，龍樹菩薩說的，「佛滅度後，迦葉、阿難於王舍城，結集法藏，為聲聞藏」。這是講聲聞藏的來源

，就是現在我們《大藏經》裡面的《阿含經》這一部分。「文殊、阿難於鐵圍山，集摩訶衍為菩薩藏。」結集經藏，阿難擔任複講，他還有個主持人，聲聞藏的主持人是摩訶迦葉，菩薩藏的主持人是文殊菩薩，他們當主持人，複講統統是阿難。阿難把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所講的經重複講一遍，再把它記錄下來流傳後世，這是經典，經典是這樣來源。因此，佛門裡面幾千年來培養講經的法師，都是用這個方法，這方法在中國用了兩千年，叫複小座。古時候寺院每天講經，真的是釋迦牟尼佛所傳的教育，佛陀教育，佛菩薩的教學，天天講經。發心學講經的這些學生坐第一排，跟老師坐得近，第一排，為什麼？他們要複講。老師上午講了，可能下午就要輪到他們上台，把老師所講的重複講一遍，這在古時候。一般人聽經也是到寺廟去討個經單，就是專門聽經的，寺院裡面有客堂，接待他們，有宿舍提供給他們，他們到這裡聽經，時間是一部經，這部經講完他就會離開，他來聽一部經。那時候寺院好，因為寺院經濟有固定收入，它不靠信徒。聽經的人多半是窮秀才，他到寺廟來住一個月、兩個月，隨便給一點供養，他能力有限，他到這個地方住二、三個月，寺廟供給他吃住，他天天在學習經教。大概出家人就要複講，複講的時候，有的時候老師聽，有的時候老師不聽，但是老師總會聽幾次；同學們，同學們有資深的，像學長一樣，擔任老師的助教。那時候沒有助教的名字，實際上他是助教，幫助同學解決問題。真學習！

老師一部經講完，這些學講經的人，他們複講也講完了，他出去講有信心。世世代代，到我這一代還是學的老方法。李老師在台中開這個班教學，經學班，就是教講經的，他教幾個人？教兩個人，這兩個人跟他坐對面，其他的二十多個同學圍繞著旁聽。旁聽也要認真，也要寫筆記，因為那個時候沒有錄音，當然更沒有錄像，

沒有這些設備，這差不多是五十多年前，六十年前的樣子。記錄下來給這個講經的同學，幫助他，因為老師講經他沒有辦法完全記得，我們大家記，記回去他去拼湊，寫成講記，全是老師的，絕不能用自己的意思。你複講，就拿這個講義去講，講給誰聽？講給同學聽，講給老師聽，老師跟同學在一起聽。第二堂課，不是老師講經，是學講經的這個人複講，講完之後，同學們對他的批評，幫他改進，老師指導，他重新再修改他的講稿。這樣修改完，再上台給大眾公開的講。兩個人上台，在台灣，一個講普通話，一個講閩南話，好像是翻譯，其實兩個人用同樣的講稿。這樣培養學生。

李老師這個班開了兩年，成就二十多個同學。我在這個班上一年三個月，我旁聽，坐在最後，因為我是最後去的，他們的席次安排是按先後次序，我最後去的，所以我的座位排在最後。我年輕的時候有兩個好條件，第一個記憶力很強，我聽一個小時的講演，如果馬上叫我複講，我至少能夠講到五十五分鐘，我有這個能力，能強記，記憶可以保持一個星期，我有這個能力。第二個我理解能力很強，我懂得他裡面的意思，所以我學習的程度就很快，同學們他沒有聽懂，坐在老師面前，我全懂了。老師講一遍，絕不講第二遍，你要去問他，他罵你一頓，有時候還打你，打了之後都不告訴你，都不重複講。他說如果我罵你、打你再給你講，你還有僥倖的心理，沒有關係，頂多挨一頓罵、挨一次打，老師還是會給我講。打了、罵了不講，你就沒有辦法了。這是教你什麼？教你聽講的時候全部精神貫注在聽，你不能有一個妄念，你漏掉一句、漏掉一段，絕對不會複講的，這是難題。他們沒有辦法，他就來問我，我給他們講，所以我對於這些講經的同學幫助可大了！我聽了十三部經，老師大概一個多月兩個月，這個人學這部經就學完，他就旁聽，再另外兩個人，這麼輪流來的，我們上課這麼上法的。我聽過的東西

統統能複講，我有這麼個長處，所以學東西學得快。

節錄自：02-039-0043淨土大經解演義